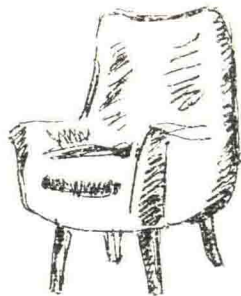


放 松

阿


● 成



放 松

阿成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阿成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放松 / 阿成著.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7.2

ISBN 978-7-5470-4389-9

I. ①放… II. ①阿…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3966 号

出 品 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装 帧: 软精装

印 张: 10.25

字 数: 22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亦言

责任校对: 李志宇

封面设计: 徐春迎

版式设计: 张 莹

ISBN 978-7-5470-4389-9

定 价: 34.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521

E-mail: book_light@sina.com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散文之我见

说到散文的写作，其实是有些惶惑的，之于怎样写才是散文，我终究是说不出个所以的。先前，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是喜欢看散文的，如五四时期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梁实秋、胡适等人的文章。即散者也。也看过如汪曾祺等人的散文。如果说印象，无非是两点，一点是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另一点，便是先生学识的饱满了。倘若说其中有怎样锐利的见解，个中必定是有的。不过更多的则是亲切，是美，是情感的滋养。或者是慢慢渗透式的无痕迹的影响。凡此种种，使我对散文有了一种别样的喜欢。只是我从未对散文有过怎样深入的想法。一次从海南坐飞机去某地，天上要走四个多小时。为了消磨时间，我选想两件事，一个是我刚刚写过的小说，知道里面一定是有缺陷的，我在想，它的缺陷究竟在哪儿呢？怎样才能把它修补好。另一个便是散文了。因为要去参加有关散文的会，人家让我说几句，可我却不知道怎样说才好。自然要想一想，免得到时候慌乱。

我总觉得“散文”像人一样，人和人总是不同，所谓千人千面。有的人喜欢浓妆艳抹，有的人喜欢素面朝天，有的人喜欢幽默，有的人崇尚忠厚朴实。有的人重情义，有的人则不拘小节，有的人婆婆妈妈，有的人寄情于山水，有的人行侠仗义，有的人心系家国情怀，有的人沉醉于花花草草，有的人喜欢做白日梦，有的人讲究民以食为天，有的人乐天知命，有的人愤世嫉俗，有的人追逐享乐，有的人喜做高士状，有的人以清贫自居，有的人忧国忧民，有的人声色犬马。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散文大抵也是这样的吧。如果散文像论文，像小说，那就有问题了。散文终究是一个人的另一类自画像，是一个人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说散文千人千面，恐怕是最接近贴切的说法了。说到底，散文作者是在和看不见的朋友倾诉衷肠。设若这样去认识散文，可以说散文是诚实的，纯洁的，没有杂念的。然而不然，如果说诚实的、纯洁的、没有杂念的散文才是散文的话，这恐怕还不够准确，散文毕竟是文。既是文章总要有文字上的修养。硬作一定是不好的，文行自然才好。过多的描写，过滥的抒情，会与你的初衷相去甚远。你先前不过是为一片绿叶，一片云，一点绿，一捧雪而感动，当你过度之后，怕是连最初的那一点感动也丢掉了。这便是失败的散文。总之，匠气是散文最大的敌人。

不过，散文的门槛是很低的。正惟起点低，似人人都可以写了，然而把它写准，写好，写美，写得有趣儿，写得真诚，恐怕就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定的个人修养，需要有

足够的生存积累才行。就像一个人一样，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到中年，才会逐渐成熟起来。

散文之传播是有对象的，有人喜欢鸡汤似的文意，有人喜欢那种做白日梦的散文才美，有人则喜欢尖锐睿智的散文。所谓“酸甜苦辣咸”，各有所好。而老年人则更喜欢平和的，平易的，明白如话的散文。其实所谓的“明白如话”，是经过了雕琢、经过了浮华、经过了刻意，等等之类，才从种种的诱惑当中走出来，变得宁静，变得深邃，变得平易，又那样的富有哲理，耐人寻味。所谓“明白如话”的“白”，是白得有味儿，白得美，白得滋润，来得深刻，才是真正的“白”。所以，散文难写就像人难做一样，同样要面对许多挑战。它和生活一样，都要面对许多事情，散文即如此。只是生活可能有点俗气，可散文最怕的就是俗气了。

备聊一格，是为序。

阿成

于秋雨中匆草

目 录

散文之我见	001
辑一	
散文之我见	001
西餐之情缘	003
流动的家	006
瑰丽的街道	018
我的先生和文友	023
音乐恋人	044
忠诚的狗	049
悬浮与浮浪	052
放 松	055
帽子的记忆	059
横道河旁的故乡	064
辑二	
北大荒行录	071
夜 雨	086
乌苏里夜话	088
乌苏镇	093
天堂雅话	097
雨 中	103

淡紫色的昌邑	106
抚远有多远	110
风流帝都满族乡	128
风雪山河赋	132
壁上人家	134
翻越祁连山	137
黔鄂日记追润	139
体验洞头	151
雨中南京	154
竹溪行漫记	157
玉溪啊，玉溪	171
印江印象	175
武隆纪行	184
奇异的湘西古俗	189
西域记	193
去辽西	231
幸游雁荡	237
昆明的味道	241
去重庆	255
宁海行	265
去哈拉海湿地	279

辑三

哈巴罗夫斯克	285
阿穆尔湾笔记	289
飞往西伯利亚	294
逛西伯利亚	299
两个人的火车站	301
西伯利亚的鲜花	303
穿过阿尔卑斯山谷	307
佛罗伦萨	310
因斯布鲁克	314

辑一

西餐之情缘

处第一个女朋友的时候，我只有20岁。20岁就有女朋友只能是一种缘分了。因为先前还是一个混沌未开的小伙子，在生人面前总是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瘦削的脸上还挂着某种让人不解的忧郁。或许正是这张忧郁的脸才让我过早地有了女朋友的吧。

那个时代的女孩子为什么喜欢忧郁的脸呢？

在20世纪，可供年轻人幽会的去处似乎不多。即便在省城，谈情说爱的方式也比较古板，或去松花江畔散步：拨开柳枝儿，穿过花丛，畅想未来，如何做一个雷锋式的好青年，当一名5、6、7、8级技术工人，或去电影院看《英雄虎胆》《王老五添丁》《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之类的电影。当然，看的时候年轻人难免心猿意马，坐得不踏实。散场之后，肚子适时地饿了。记得每次都是我先说，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只是彼此挣的工资都不多，敢去哪里用餐呢？怕是只能去深巷陌街找一家挂一个幌儿的小馆吧。

现在想，难免有些自哀自怜。那一代的爱情咋那样地

尴尬。试看当代中国，肯德基、麦当劳、罗杰斯、咖啡店、酒吧、茶楼、比萨店，如天女散花无处不在，无处不让伊人消魂。一杯巴西的纯咖啡，一份法国的小牛排，一盅英伦的冰淇淋，一大杯插着寓意甜美之爱小伞的鸡尾酒，加上两份印度咖哩饭和印制精美的餐巾纸。这样的爱情哪怕只有一天的寿命也是浪漫的呀。

然而回到20世纪，怕是只有馄饨和油盐烧饼了。朴素自然朴素，纯情也固然纯情，但毕竟有一点寒酸。

我大抵因了如此的感受才破例约女朋友去了华梅西餐厅。

华梅西餐厅，是先前哈尔滨城里最富情调的一家餐馆。历史上的哈尔滨是一座被欧风熏染过的古怪城市，加上城市里的大量外侨，即南方人说的“鬼佬”，无论如何也得有西餐店啊。当然去那里就餐的毕竟洋人居多，偶或有气宇轩昂的吾国知识份子，但究竟不多，多在店门那儿倏忽一闪就不见了。我和我的女朋友去那里就餐自然是一个特例。

20世纪的华梅西餐厅，绝非今日这种非西非中的勉强样子，当时西品当然是原汁原味儿的。即使厨子是中国人，那也是俄国厨师教授的徒弟，烧出的菜相当地道，恍惚人在异邦也。

因读过几页洋书的缘故，我先要了一杯朗姆酒，一碟本店腌渍的酸黄瓜，两份基辅红菜汤，连同沙拉，法国煎蛋，奶汁肉饼，大马哈鱼子酱，半只铁扒鸡和一个罐焖羊肉及两份面包——这些差不多要我付出一个月的一半薪水啊。

记得当时西餐厅外正值秋季，冷雨霏霏，间或有红叶旋落下来。真是一个倾诉衷肠的氛围啊。那天我的兴致很高，痛快的超前消费使我有了一种别致的情怀。然而我的女朋友却端坐在那里一箸未动。她很紧张，似乎觉得如此奢侈有些危险。任凭我怎么劝她也不动刀叉，只是不自然地笑笑。

后来，我们差不多扔了一桌子的西餐，走了。

这个女孩子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儿。

流动的家

坡 镇

我出生在黑龙江蚂蚁河的南岸。

蚂蚁河是一条由东向西流的河。清日之前，它一直很雄悍，是一条大河，可以行驶帆船，并称“珠河县八景”之一。诗人的《蚂蚁归帆》云：“隐隐归帆挂远空，溯流缓渡向郊东。长波斜衬三竿日，片影遥乘一棹风。”还有《蚂蚁河吊古》中的“蚂蚁河流数百里，淘尽英雄靡底上。白浪掀天劫火红，千古兴亡悲此水”，都可足见其河的大气派。

到了四十年代，蚂蚁河的规模与气魄毕竟弱了下来。是怎样的原因使它的气魄小了许多呢？我并不知道。然而气魄小下来的河，居然还能够行驶小船儿。真是让人泪水涟涟。

我就住在坡镇。

坡镇是张广才岭下的一个小镇子。

坡镇被蚂蜒河悠然分开，成为南北两爿。我想，如果用国画来表现我的家乡一定会很美。有一个叫莫瀛娇的前辈，云：“闲溯平生无短长，欲吟搁笔费评章。消磨岁月千杯酒，孤负韶光两鬓霜。但得栖身干净土，何须插脚利名场。满堂髦稚全安泰，亚雨欧风付耳旁。”

坡镇的家是一幢俄式的铁路房，住着一大家子人。爷爷、奶奶、姑姑、我的父母，及其子孙们。

坡镇上居住的大都是中东铁路的员工。

然而，我对这个家的印象并不怎样地清晰。单知道有一个阳光明媚的后院。院子里有几棵长势极好的沙果树和樱桃树。阳光照在上面，叶子亮亮的，透明的绿。其他有关家的情况，却都是听来的，或者莫名其妙想象出来的。真是控制不住的事啊。

入夜时，改称中长铁路的铁道线上，常响起凄厉的火车汽笛声。让坡镇辗转难眠的人们，总有一种客居他乡的悲凉感觉。

有一位地方的史家说，坡镇在百年之前，并无人居住。此言似是而非。单是，坡镇住着的，大多是关外和俄国的流人倒是不错的。旧地方志上说，这里是：“东部线一驿，为同沿线屈指之重要驿。现人口约15,000，其内含俄人约二千余。日、鲜人约三百。市街为日、中、俄之杂居地，故此比他处而有比较宏壮之建物家屋。通四时比其他处殷盛，但此处特征为公许鸦片及吗啡等发卖及赌博，始便之繁荣……”

半夜的时候，南山南大庙还要敲响一次钟声。这也是有前人的诗为凭的：“崖悬西北阻尘寰，几捧清钟俗籁删。淡月摧残沉涧底，朝辉震动出林间。”悠幽的钟声回响在群山之间，那种类似应答般的絮语，使得夜更加深邃和神秘起来。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我只知道它很深很深，我很害怕，也很好奇。你正在梦境中扶着无形的洞壁，一步一步地往里走呢……

这个家，有些类似史前神话，只有靠想象力和万能的主来帮忙了。

落马湖

五十年代初，家要搬了。搬家总会有些难言之隐。就不说它了吧。背井离乡终究是件令人伤感的事。

那次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完全是记不得了。只知道火车始发在一个雪的冬夜里。母亲将脸贴在车窗上，努力地往外看。她看见她死去的两个姐姐赤着脚在雪地里追赶着火车，一边摆手，一边冲着车厢里的母亲喊：回来吧，回来吧——

新家，在哈尔滨的落马湖。

那是一片杂草丛生，水蛇肆虐的沼泽地。

落马湖的“湖”边，住着不少落难、落魄的异乡客。他们在这里的住处，是一些极简陋的木板房。那地界儿的蚊子像雾一样的浓。那轮欲将沉落在沼泽地里的晚阳，常常被